

周易本義集成

二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

又戒以不可堅貞程子曰子之於母在乎屈己下意與順言當巽以入之也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已陽剛

之道矯拂傷恩則所害大矣故曰不可貞泉峯龔氏曰諸爻稱幹父之蠱者四幹母之蠱者一蓋婦无遂事而聽於夫事之

壞多父所致也愚謂幹母之蠱尤難於幹父之蠱太剛則傷愛太柔則不立故必巽順以入而无用剛之迹則可免於悔吝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程子曰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在巽體又居得正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蔡氏曰三不應上子之能爭而不從令者也愚謂三曰悔而四曰吝者剛居剛故有悔柔居柔故見吝也悔屬陽而吝屬乎

陰也吉凶悔吝相為循環悔則至於吉而吝則至於凶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程子曰四以陰居陰不能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

則蠱將日深故往別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以柔順之才而更正僅能自守寬裕以處父事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

而見吝矣語錄曰三四兩爻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

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毛氏曰九三失之過故悔九四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

寧悔无吝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意而委事為裕事幹而裕之澤亦甚矣蓋六四體及之止而父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

而愈柔而懦愈且需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而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泉峯龔氏曰四柔順得正以盡事親之道其下得

如幹蠱之吉者蓋初六巽體爻柔位剛順而足以有為所以能幹蠱而吉六四及體爻位侯柔止而不能有為所以為裕父之

蠱而見吝若四者其從父之令而不得為孝乎愚謂蠱者前事之已壞也父以柔懦至於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弱之質承

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以濟之故曰裕父之蠱裕者寬也德可裕也蠱不可裕也蠱欲幹幹則有立不能幹而反裕之

則委靡而不振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二承致聞譽故其

象占如此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乘柔之質下應九二陽剛之臣而倚任之以幹蠱則可以成令譽也

○項氏曰六五之才雖不足於幹然得尊位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愚謂蠱者事之已壞諸爻稱幹父之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

名使國人稱頌曰幸哉有子矣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陽剛居上在

此象而占與程子曰上九居盡之終無應於下與事之外

戒皆在中矣無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於下與事之外

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

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

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重能度

分安於不知者有清介自守不肖天下之事自潔其身者所

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語錄問占與戒

皆在其中曰有此事則其占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

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

如此也項氏曰居盡之終無事之時也在盡之外不當事之

人也然當事者以幹盡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亦各事其

事也事得其宜非有幹而不幹者故象曰志可則若六四在事

中而不事則可吝矣○愚謂與事之始在盡之初而能以事為

事此考之有子也立盡之終事已幹而成矣在盡之上功已成

而退矣諸爻皆言盡獨此不言盡事至於此○盡可知傳曰夫

孝者始於事親終於總論壞後事必勸蔡氏曰盡者壞極而有事也前事既

立身其是之謂與六四六壞後事必勸蔡氏曰盡者壞極而有事也前事既

取家事為象然為家之道貴剛柔得中於剛則海過於柔則

吝故九二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六五上九或位剛爻柔

或位柔爻剛剛柔相濟皆得治盡之道者也○江氏曰盡以家

事言則上為父五為母眾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

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而上

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貞然至于

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

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

對也又因集說程子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



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

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成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語錄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九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曰：然。○李氏曰：臨觀反對而成，或謂復至遯為八月，不知八月有凶，言于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當數至遯也。○童溪王氏曰：二陽浸長未遽消也。聖人慮之深而防之早，故預警之曰：至于八月有凶於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喪乎其知所戒也。○泉峯龔氏曰：一陽之卦為復，二陽之卦為臨。復曰：七日來復，臨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原始要終而言也。自始一陰生，歷七爻為復，而一陽來，故曰：七日來復。原其始而言之者，喜陽之復也。自臨二陽長，至于八月為觀，而二陽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要其終而言之者，慮陽之消也。聖人於一陽之來，方喜其復於二陽之長，即慮其消者，易為君子謀，所以使之預為之戒。若陰當方長之時，雖已知其有衰，而聖人不言也。至于八月有凶，當以臨觀反對之說為正。○愚按本義八月之說，前說自復數至遯後說自臨數至觀於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臨盡變為遯反對則為觀，或曰數至觀又符夏正之八月，不知數至遯為建未月，又周正之八月也。二說皆通，而愚以為臨盡變而為遯，若其說為長也，何則陽至遯而凶在。○初九咸臨貞，觀則取象又不然也。兼存乎此以俟知也。

易集成

卷四十七

吉 卦惟二陽編臨四陰，故爻皆有咸感也。○程子曰：咸感也，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陽長之時，初得正位與四相感，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九言貞吉，有既貞而吉者，有得貞則吉者，有貞固守之而吉者，各隨其時也。初九之貞吉，蓋以得位居正為重。○童溪王氏曰：咸臨陰陽相感而相臨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時，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者正人，故曰貞吉。○愚謂臨與泰只爭一爻，初二曰咸臨，有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之意，卦辭八月有凶，有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臨陽長也，故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易氏曰：初與二皆以陽感陰，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皆曰咸臨。○泉峯龔氏曰：卦辭以二陽逼乎陰為義，爻辭以陰陽相感為義。初臨四二臨五陽臨乎陰下臨乎上也。四臨初五臨二陰臨乎陽上臨乎下也。皆相感而相臨者也。程子咸卦傳曰：咸感也而有皆義，謂交相感也。政此意或謂四五不言咸，何以知其交感也。曰：初二陽也，四五陰也，陽倡而陰和，上下交感，倡之者陽，故於陽爻言之。○六三

甘臨无收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象。○為以甘說臨人之象。○

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戒深矣

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矣既知危懼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

誘我也甘言誘人何所利哉憂而防之則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

語錄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至初也故謂之至

易氏曰六四以陰柔在上而得其正初九以陽剛在下而亦得其正初以正相感四以正而應此至臨所以无咎

丘氏曰陰柔无臨人之德三與四同也然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蓋四之至臨異乎三之甘臨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愚按諸家至臨之說有以為至哉坤元之至有以為至極之至有以為至誠之至蓋六四與初九相感而相應者也陽倡而陰隨者也今初九至而臨四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尊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也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道也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其勞

同於萬事故自任其智者適足以為不智惟能任天下之聰

見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智則其知大矣是大君之宜也其吉可知

愚謂六五以柔居尊位而應於二知剛之浸長而向乎柔乃忘其勢而以柔中之德臨之此所以為知也

蓋二陽雖長陰尚足以抗之苟以為足以抗之而不知所以臨之之宜則不得為知也

雖然為君者以是服天下之強則可小人以是當君子則不可也

故曰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語錄曰上六敦臨自至君卦之上要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故其象占如此

易氏曰上居臨之極无應於下非能臨者而謂之敦臨何也敦厚也坤德至上而益厚也

愚按上六遠於陽剛之應而曰敦臨者躬自厚者也居臨之終无與无求而能自厚其德吉之道也

丘氏曰臨之剛臨之上體四五皆柔四應初五應二此感彼應故初二兩爻皆曰咸臨三上俱柔故不取咸應之義

新安胡氏曰二陽浸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承與者上下相與也

初二咸臨此下臨上剛臨柔也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

愚按一陽初來為復二為剝三陽在外為否而臨觀獨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者何哉以九一五之得其中也陰陽至是而得其中則不見其消長之

之迹而見其相與相求之義也臨之相與如師之順命觀之相求如比之服從交相與求者也其旨微矣

坤下 觀 巽上 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行以中正

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兒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



語錄問盥而不薦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

假設來說說為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則饒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載之何日忘之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問四陰長而二陽消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者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以陰盛之象也○問觀觀之義曰自上亦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

易集成一

卷之九

之觀去聲六爻之觀平聲○張氏曰觀乃四陰方長二陽向消之卦而九五適當消長之衝四進則消五矣五君位也君位其可无乎故依易者不取利陽之義而名之以觀所以存君位也○丘氏曰爾雅曰闕謂之觀全卦具良體良為門闕有觀之象觀示也二陽位四陰之上以觀示乎下而下皆仰觀之也○或問四陽盛長之卦曰大壯四陰盛長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何也京峯龍氏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也在陽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亦主於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曰然則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也曰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也○愚按六爻中觀字皆平聲卦名亦當平聲依去聲者非是雖有象傳大觀在上之證又是夫子之意自可不拘觀去聲以上示下為義觀平聲以下觀上為義上示下者欲人之觀也下觀上為人所觀也况此卦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下觀上之辭也言將祭之時但已盥手而未祭則其誠敬尊嚴顒然可仰豈謂以此觀示於人哉正為人所觀仰爾過此而薦則夫子所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初六章重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

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家，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觀，程子曰：凡五以陽剛中正，七上聖賢之君也。之則可羞矣。觀，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初九遠之所見者，成近如童蒙之觀也。小人所見昏成，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為之過咎。若君子如是，則可羞吝矣。**六二闕**

觀利女貞。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貞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觀

郭氏曰：男女吉凶不同，故伯卦曰：婦人吉，夫子凶。則知利女貞者，固知為男之醜也。誠齋揚氏曰：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闕。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幾何？二之與五正應也。然二以陰闇之資，亦安能觀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徐氏曰：闕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闕觀之象。愚謂初六以陰居陽位，故言童觀。小人六二以陰居陰位，故言闕觀。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觀。蘇氏曰：處上下之間，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觀，際故當自觀其生，以下進退。語錄曰：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行之通塞而為

易集卷一

六五

進退。愚謂六三去五不遠，居下之上，故可進。猶晉陰中為四所隔，故又退。居在進退之間，可以自觀我之所行，何如時可進則進，時可退則退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最近此象，其占為利。觀，程子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於朝，觀仕進也。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故云觀國之光。謂觀見道德之光輝也。聖明在上，則懷抱道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古者有德之人，則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則謂之賓。郭氏曰：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之疑也。愚謂觀與已進而觀國之光矣。利用賓于王，无進退之疑也。愚謂觀與利只爭一爻，且觀互體有剝觀六四，即剝六五也。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正與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同意。皆以切近於君，承光寵也。觀本為陰長之卦，以九五得位，得九五觀我生，正故諸陰爻更觀仰之，是亦反則之意也。**九五觀我生**

君子无咎。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行必其陽剛中正亦觀。潘氏曰：九五居尊，更正為觀於下，反如是焉，則得无咎也。觀，觀諸己所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

徐氏曰：九五為大觀之主，巍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陰莫不仰之，是皆觀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觀我身之所

行揭中正以觀示天下可也。○泉峯龔氏曰五為觀者也故不言觀人而言觀我若己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可以為觀而无咎矣。○愚按小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是民俗善則教化善也不以小象為拘則如本義之所云爻中兩言君子无咎一言小人无咎君子各疑此君子无咎只是占辭正與那小人无咎相對言小人无咎君子各言君子无咎則小人有咎可知已。小象不特解意亦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可見。改其戒辭爻通五同但以。程子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我為其小有主實之異耳。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之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語錄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又曰觀我是自觀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又曰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言君子有陽剛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泉峯龔氏曰上九亦為觀者不言觀我而言觀其蓋我者自己之辭其若他人之辭五居君位為觀之主上无位不得以觀自任故其辭緩。○愚謂觀其生指九五也五上雖皆為下所觀而五得位得中正且尊无二上故知其指也。語錄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文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

易成卷一

近則所見愈親切意思。○泉峯龔氏曰觀二陽在上為觀以示下者也四陰在下觀乎二陽者也然初二在下而遠於五故初為童觀所見者不遠二為闕觀所見不大三居上下之間位與五隔故不觀五而自觀己所行以為進退四最切近乎五故觀見國之光華二陽為觀者也故皆不觀人而反觀內省以自盡其道二陽為觀而五為主四陰觀五而四獨親此觀六爻之義也。○愚謂觀是箇夾註底良卦兩爻當一爻故五上文辭全同初二之童觀闕觀其義一也特以陽位陰位而有童子女人之異耳三與四同而有進退淺深之不同遠近使之然也猶之秉燭夜行愈近者愈明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

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程子曰聖人於卦象推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

成矣萬事所以不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易氏曰卦本頤體一陽在四為頤中之間有噬嗑之象又曰噬嗑所以除頤中之間刑獄所以除天下之閒○新安胡氏曰易六十四卦象辭惟噬嗑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口有獄囚之象明照而威震得用獄之道也○泉峯龔氏曰柔得中而上行以卦變是自否來初柔上居於五而得中也○遙溪先生曰噬嗑有頤之象頤之象本於自然噬嗑之家出於使然有物然後有噬有噬然後有嗑有嗑然後有亨噬而使合有利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曰初居最下元位者也上更尊位之上亦无位者也○誠齋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懲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則不殆上之惡積罪大之凶禍矣○蔡氏曰履履也校械也初滅趾謂受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有雷鼻非蓋肉之柔脆噬而易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而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終无咎也

程子曰一應五之位用刑者也二居中得

大易集說卷一

五十一

正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嗑為象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強梗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中正場以服人與嚴刑特強梗義不相妨○誠齋楊氏曰二三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易氏曰五除間之主也四大臣之除間者也二三群臣之除間者也以初之滅趾而不悛又轉而為滅鼻深其刑以治之也○泉峯龔氏曰滅鼻之說本義以用刑者有傷為言程子以受刑者有傷為說要之如程子之

六三噬腊肉遇毒
說方與卦內滅趾滅耳之說相應

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若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不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肉遇毒之象占

小吝吝然時當噬也

噬嗑腊肉而遇毒是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合之雖其爻位不當而強梗難服然用刑非不當也故无咎○語歸曰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惟小吝終无咎也○徐氏曰腊者肉見於外骨藏於內人所不察者以六居三外柔內剛亦有此象

九四噬

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肉之帶骨者與載通周禮獄訟人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

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貞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子曰在噬嗑四為最善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

果故戒以知艱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揚氏曰九四合

一卦言之則為問者以爻言則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王十明曰至堅者金也至直者矢也

周禮有兩劑入鈞金兩造入束矢而後聽之則是不入束矢不

入金者自服於不直者也○徐氏曰噬者骨見於外肉附其間

其強可見矣以九居四外剛內柔亦有此象噬嗑中四爻三柔

一剛剛者噬之用也故四為噬之主而獨吉也○新安胡氏曰

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爻為噬之

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爻為噬之

主爻中稱脂稱乾皆離

象說卦曰離為乾卦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

咎

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

利貞乃得无咎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

亦戒占者之辭

於下其勢易也然五變中剛而實柔故戒以必貞固而讓危



集說

易集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有此道理大
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
亦須以艱難貞固變之○童溪王氏曰四以剛而居柔五以柔
而居剛其不正一也故四必艱貞而後為吉五必貞厲而後得
无咎

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

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也

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上爻受噬者也

為噬故爻辭皆稱噬受噬故爻无噬辭○丘氏曰噬嗑去
湖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過小而忘下故屢校滅趾
為用刑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刑之終中四爻
治獄之人其爻位有剛柔故其所噬有難易二以柔居柔為噬
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為噬乾肉比噬膚為難矣三柔中有
剛為噬腊肉腊肉則有骨比乾肉又難矣四剛中有柔為噬乾肺
肺則骨大於腊肉之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別也然占辭三爻
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當以剛為尚也○泉峯龔氏曰周公
爻辭言噬而不言盡孔子序卦言嗑而不言噬嗑者用之始所
以除間嗑者事之成則間除矣天下之事未有能噬而不嗑嗑
而不由於噬者故彖兼言噬嗑爻言噬序卦言嗑各有其主也
或問噬嗑真俱是頤中有物之家而命名不同何也愚曰
噬嗑取下動齒上象賁取陰陽相交文明以止象故不同

離下 貴亨小利有攸往 首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

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二剛自二上而

而外及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貴占者以其柔來文剛

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

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所以飾之也貴以剛柔往來交錯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為

質於內而柔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坤柔為質於外而剛

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愚按以卦變是自泰來柔來而

文剛坤下交乾分剛上而文柔乾上交坤剛柔二象交相文飾

之義也亨者以柔來文剛故得亨通剛上文柔

不得中位在无位之地故只小利有攸往而已

初九貴其

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

程子曰趾在下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守節更義其行不苟

義或不當則舍輿而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貴也○項

氏曰初最下為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汙之則天下之

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泉峯龍氏曰趾初象

車坎象說卦坎為輿初在互體坎下故為舍車而徒之象○愚

謂初九當貴之時其德剛其體明故有有車象其位下故徒行

舍車而徒豈咈人情者哉時義之不可以乘也修飾於下故曰

貴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

矣

首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

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

而文上又內離

故為貴占者以其柔來文剛

徐氏曰有貴必有

文質者本也文者

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文質者本也文者

離上

貴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貴其

趾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承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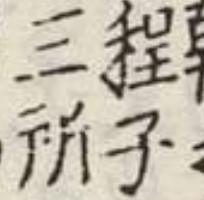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乘人白則馬亦



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儲如而其性
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冠者也乃求婚媾尔
故其象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
如此  三所隔而不得遂故云儲如儲如也未獲賁也未
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非為九三之
寇所隔則與初之婚媾相親矣。語錄曰此文无所賁而為馬
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
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艮為
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愚謂自飾以正故曰賁
如未受飾於物故曰儲如蓋雖未受飾而已有受飾之質矣儲
如其受飾之質與白之盛也六四與初九為正應初則賁其趾
四則賁如儲如是皆不愛華飾者也初九舍車而徒欲往就四
位之九三而不得以遂其男女之交故曰匪寇婚媾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吝吝終吉 六五陰中為賁之主
敦本尚實得賁之道

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不畜故有束帛吝吝之象束帛薄物
吝吝小之意人而如此鮮可羞吝吝禮者寧儉故得終吉
 語錄問賁于丘園曰六五具止體上比於九漸漸到極
若一向賁無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尚實曰

易成理一 六五五

賁是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丘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可
鄙吝然却得終吉問或以吝吝為盛多兒曰非也多吝吝小之
義九淺字錢字箋字皆從或又曰或吝是狹小不足之意六居
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吝如備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
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我到上九便白賁如束帛之類都
沒了。愚謂丘園生財之地束帛用財者也於生財則致飾於用
財則致損所謂生之者眾用之者寡敦本而節用也蓋六五之
才內陽外陰陽為實為益陰為虛為損有強本節用敦本尚實
之義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  語錄曰賁
飾之事太

盛則有吝所以顯太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項氏曰
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
須頌之麗于身最為虛文者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
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非所以為賁也然文之初
與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
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愚謂白
賁云者終歸於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  徐氏曰
之賁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  內卦離
賁以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頰三賁如濡如皆有所文飾
者也外卦艮體以篤實為賁四儲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

无假外飾故曰貴无也。○丘氏曰以卦變言柔來文剛剛上
文柔而為貴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貴以六爻
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貴初與四相應而為貴者二
與三五與上相比而為貴者也。此貴六爻之大旨也。○泉
氏曰貴之為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攷之初之
而徒五之貴于丘園上之白貴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
儲如則欲求貴初而未得二之貴源亦附於三而為貴者也。惟
三之貴如濡如為貴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
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謂貴者未始全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
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之所謂貴
也。○坤下
剥不利有攸往
在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
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
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曰易貴陽而賤陰。尊君子而卑小人。自始至剝自復至夬皆以
君子為主。故五陽決一陰為夬。曰利有攸往。五陰剝一陽為剝。
曰不利有攸往也。○愚謂不利有攸往為上九君子謀也。然諸
陰爻多凶亦豈小人之利哉。君子於此時當順時而止以待得
輿之日。小人當以貞自守不宜進迫於君子。○初六剝牀以
以自取剝廬之禍。是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

足莪真凶
剝自下起。莪貞則凶。故其占如此。莪滅也。○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
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貞正也。謂上剛初去上最遠而利于一
下有滅正之漸。故曰莪貞凶。○泉峯龔氏曰剝以五陰剝一陽
一陽在上初剝於下。禍未遽及乎陽也。然已漸滅於貞道矣。辭
之末焉。床者人之所安焉。今剝其足。禍雖未及乎身。然床足既
傷。身已不能安矣。豈
待及膚而後為凶哉。

六三剝牀以辨莪真凶
辨床幹也。進而上矣。○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
陽以小人莪君子之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
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莪害君子。終亦有凶
但此文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愚按初二之凶只是各
陰爻當之。莪貞凶。蓋莪去君子之貞道。无是非羞惡之心。自取
凶咎者也。小人莪貞占得此文。固凶。君子占之而得此文。正為
小人所剝滅。而亦不免於凶也。後三之无咎。四之凶。五之无不
利。上之得輿。皆
各爻所自當也。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
也。占者如是。○程子曰三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於剝之道
則得无咎。

則得无咎
道為无咎。如東漢呂強是也。○項氏曰按釋

文文辨但曰利无咎然則有之字者蓋因小象而誤增也小象設則則不得不用之字文辭本无問答何以之為○釋揭揚氏曰復之六四謂之中行獨復者以居四陰之中與初應也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者以捨四陰之朋而應上也○愚謂三本群陰之類相依以剝陽者也故文皆言剝以獨與上九為正應在剝之世可以无咎也聖人未嘗絕人以君子之道曰无咎者善補也

過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

集說

愚謂由床足以剝至

於膏其禍極矣由膏以至於剝廬其凶為如何小人之害君子作易者始以牀為喻終以廬為喻失其所安失其所覆而不自知也卦本為陰剝陽而陽凶爻則以剝陽而見凶故五則以順上為无不利三則以應上為无咎而上則有碩果得輿之家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

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而別設義五群陰之主也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項氏曰剝之六五陰爻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

象易成之

公事七

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五者以序而進也○葆光張氏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立氏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故遯言陽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遯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曰貫魚以宮人寵妾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時其委曲為君子謀也如此○或問剝五陰剝上九一陽至六五與上九最切近乃更順從之何也愚曰剝之為體五陰一陽自初而至五陰之極也宜自有極則反底道理理勢然也故發后以宮人進御於君之象此文正與觀六四相同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意正如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

廬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眾陰所載小

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

集說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

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

也。利盡於上則復於下。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
然。聖人不言耳。○語錄曰：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六曰：上九之
象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上如君子在
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具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乃
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性君子乃能覆小人。小人
必賴君子以保其身。公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
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
國破家亡其小人有曾活得者否。若人占得此文則為君子之
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問陰亦然。聖人不言
耳。曰：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
也。○誠齋楊氏曰：五陰載一陽與之家一陽在五陰廬之家坤
為大輿。○釋褐楊氏曰：言與者衆陰在下之象。碩果者一陽在
上之象。○徐氏曰：夫者剝之對。夫五陽決一陰陰小人之首也。
但言陰之消亡更不言陰有復生之義。○愚按語錄曰：聖人不
言陰者便是參贊裁成抑陰而進陽此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天
道之所必然也。天尊而地卑晝明而夜暗陽善而陰惡理公而
欲私君子小人所以不同也。○丘氏曰：剝者一陽在五陰之
聖人者亦順此理而為言耳。○上而為陰所剝者也。故卦以
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衆陰則與乎陽
者吉不與乎陽者凶也。○愚謂諸陰皆剝陽者也。故爻辭言剝
能一日混也。世无君子則國非其國矣。

易成卷一

五十六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坤

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
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內坤有陽動於下而以
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
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
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健
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
之意七日者所復語錄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剝盡為坤復
占來復之期也。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疑頓然使生乃
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二十分從
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積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
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動又曰陽无驟生
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

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是一畫不是昨
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便生如列子所謂運
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曰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
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一陽陰剝
時一日十二時亦每時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
陽長之漸亦如此又曰大抵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
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只是陽消
更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始始是偶
相遇○問冬至以後又漸生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
筭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
初陽已生矣○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
然陽有長之道自一陽漸長以至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
也○蔡氏曰出謂由剝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
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
於時經七月故云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所謂一之日
二之日也○新安胡氏曰七日來復論陽之長也猶八月有凶
論陽之消也論其消曰月者幸其消之遲論其長曰日者幸其
長之速也○愚按復亨以下是言天道之如此然人事有不能
外乎是卦畫乃天道人事之準則也聖人作易以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也

易學一

五十九

紙悔元吉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抵抵也又居事初失之
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

象占 程子曰初剛陽來復更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失而
如此 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夫之不遠而復則不至
於悔大善而吉也 无抵悔不至於悔也○愚按有陰陽之復有
善惡之復卦辭所言陰陽之復也六爻所言善惡之復也陰陽
之復天道之自然善惡之復人道之當然也舉天道之復也
者人道固在其中舉人道者明天道之所以然也

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
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泉峯龍氏曰二陰柔復
又一陽初復二即下之為得所從亦休美也象辭三其下者
舉二能從初之一義言之耳其實爻之得中正本自休復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下爻動極復
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一復失故危

復則无咎故



程子曰頻復頻失而不能固者也一復貴女
其占又如此 固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

門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誠齋楊氏曰厲危也非
頻復之危頻過之危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
復故曰无 六四中行獨復 與衆俱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

之時陽氣其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
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利
之六三及誠齋楊氏曰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
此文見之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陽故謂之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童溪王氏曰五體坤

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陽剛之應躬自尊者也故曰
敦復蓋下仁從道之復資諸人者也而敦復之復則資諸己者

也夫資於己以為復則能自尊其德无失之可指矣而蔡氏曰中
以自致云者以明敦復之復非資於人而然也○蔡氏曰敦厚

也坤象雖與初无係而更位得中能自尊於復者故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

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

征以陰柔居復終終迷而不復之象程子曰災天災從外

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來省己過自內作○

語錄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於善迷而不復自是元說所以
无往而不凶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南

軒張氏曰易中文辭鮮有如此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見之
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耳夫以陰柔之才去剛大遠

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愚謂迷而不
復固已凶矣而又用行師則終无可復之理過而不改又從而

遂其非焉不可丘氏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

以與為善也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三之頻復是也有

終身不復者上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二之休復下仁四
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五之敦復自致是也初為

明睿君子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次也五為不踐迹之善人
又其次也三為改過不勇之人抑又其次也上則物欲沉滯本

心喪失下愚不復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

三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
焉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初又為震

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
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

往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慾則妄矣无妄者至誠
也至誠天之道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正則妄

也○語錄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
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

若以守匪正則有青矣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皆是過誤致然書
曰青災肆赦春秋曰肆大青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又曰无望
字出春甲君傳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
識得當時此意○立氏曰唯其无妄是以无望也若其厥心未
免於妄則無過以致福而欲徵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
災而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容心於禍福之間非所謂
无望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
得幸免之心也○愚謂无妄者性命之正理无人為之偽也所
謂誠也誠者天之道下震上乾所謂動
以天也動而不違乎天理乃无妄也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
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為成卦之主以剛實在內而无妄
何所往而不吉所謂動以天者與

六二不耕獲不菑

畚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
為於前无所異於後也占
者如是則利有所往也
為○項氏曰耕者禾之始獲者禾之終菑者地之
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乾有去妄存誠之志然

易成堂一

六二

必併其然始而盡絕之使无一毫私欲遺種其間則妄盡而誠
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終未得為无妄也○泉峯龔氏
曰初之无妄純乎天理者也二之不耕獲不菑畚不雜乎人為
者也不雜乎人為所以為天理皆无妄也如是而往則吉且利
矣○愚按六二一文不見其有妄而不稱无妄何哉然既耕而
思獲既菑而思畚所謂務其小者近者而不得以志其大者遠
者世之人以溫飽累其心者多矣是安得為无妄哉故必不耕
獲不菑畚无人為之私則利有攸往蓋不累於有為而後可以
大有為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與不得正故過其占者无
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曰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頃邑人事
而邑人之災如該云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此是占辭

九

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
正乎口以陽居乾體若復剛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可貞與利
貞不同可貞謂其可貞周
碎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
程子曰四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



語錄問九

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正以居尊位无妄之主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

其自尔父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

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項氏曰二之不耕獲

不蓄金雷所以深絕其妄種也五之勿藥不可試所以深保其无

妄之真也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

占如 **集說** 釋褐楊氏曰居无妄之初則貴進而動無妄之極

此 **集說** 貴靜而止上九窮之極者而欲法初則无所行而非

皆无所往而能利矣。泉峯龔氏曰初九无妄往吉即卦辭无

妄元亨上九行有眚无攸利即卦辭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卦辭所言一正一 **集說** 易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為卦震

反无妄之始終也 **集說** 下乾上六爻皆為无妄固有无妄而吉

者亦有无妄而凶者吉固其所當得理之常者也凶固非其所

當得理之不常者也初言往吉二言利有攸往四言可貞无咎

謂在我有致吉之道而得其所當得者也三言无妄之災五言

无妄之疾上言行有眚謂在我无致凶之道而得其非所當得

者也。泉峯龔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

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動者也上行有眚无攸

利不循理而動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

五有疾不幸而遇无故非意之事君子處之亦聽之而已故三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

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

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

卦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

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

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 **集說** 語錄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

謂食祿于朝不食於家也 **集說** 畜三陽畜也不住大畜則以

良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又曰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

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而已。先生論大畜因言其

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本義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

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

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

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

意亦可見孔子之意。泉峯龔氏曰：大畜以止。乾而得各九陰畜陽臣畜君之類，皆是曰利貞者，言畜止之道，利在貞正也。乾陽為及陰所畜，隨時之義，我不得止，然不可以終止，故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言當以求進為事，如九三所謂利有攸往，是也。名卦之初末有畜聚之意，觀之卦辭，爻辭可見。畜德養賢之說，乃孔子見畜卦兼有此義於彖象傳中。爻之辭，文王周公之本意也。又按彖傳曰：剛上而尚賢，以卦變言，是自大壯來九自下而上而所尚者賢也。○愚按：以卦變言，上九自大壯初爻而上包乎二陰，故曰大畜小畜則以一陰而畜乎五陽之中，大以陽言小以陰言，大畜自外而包內小畜由內以達外，大畜陽畜也小畜陰畜也。大過初九有厲利已。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利已。程子曰：乾三爻皆取被止之義，占牲則有危而利於止。○愚按：在大畜則相應九二與反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而无相止之義。九二與說輶。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程子曰：二為五所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剛健得中，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不行如輿說其輶也。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

易感星一

六三

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徐氏曰：或問大畜輿說輶與小畜輿說輻，何以異？曰：釋文謂輻輪也，輶車下縛也。輿說其輪則有傷敗而不能行，小畜九三過剛而不中，故也。輿說其縛則自然止而不進，大畜九二剛而得中，故也。此其所以異也。○愚按：以艮之止畜乾之健，故四曰童牛之牯，五曰豮豕之牙，牯牙皆制物之具也。初二與四五對，初曰利已，二曰說輶，是初九九二為四五所制為所制而不行，知易之時義者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愚按：語錄問戒以艱，真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愚按：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大畜卦不尔何也？曰陽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又曰：上九已通達无礙，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若恃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新安胡氏曰：良馬乾象。○泉峯龔氏曰：九三以陽居陽，上與上九為應，下與初二同體，皆陽剛志於上進者也。况三居維極，上居畜極，三之進前，有上九以引之，後有初二以從之，如良馬之相追逐，逐其進也。孰樂焉？然聖人又戒之以利艱，真者言不可恃其剛健有助而輕進，必。○愚按：其輿備也。

後利有所往與衛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牯施橫木於牛

用以防其觸詩所謂插衡者是也止於未用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大學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程子曰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雖

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若止於未發之前若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新安胡氏曰牯及止象

六五豮豕之

牙吉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程子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

塞絕其本原而惡自止所以吉也○項氏曰牯說文云牛用橫木也牙埤雅云以牯係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按牯以

制牛則牙以制豕二說宜同然牯字從牛者說文曰牛為牢也周書豮牛馬是也此告字不當從牛又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

九二以剛居柔无勢故稱豮豕九三乾健故稱良馬○泉峯龔氏曰項氏豕牙之說有理有據雖與程朱不同所當從也○愚

按童牛豮豕皆剛猛不馴難於制馭者而止以牯連牙制之猶

易象一

六四

上九何天之



陽之剛強而陰柔能制之也所謂以小制大制之有其道則為力甚易所以皆曰吉也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然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四曰童牛之牯五曰豮豕之牙為畜者也初應四爻曰利已二應五爻曰說輟受四五之畜也若三與上為同德三良馬逐上天衢亨畜道通矣大抵他卦相應為相配合大畜相應為相止

畜池卦偏陰偏陽為我應大畜二陽相遇為合志○泉峯龔氏曰小畜大畜皆以陰畜陽以上卦畜下卦然小畜之初九曰復

自道九二曰牽復是猶未受其畜至九三曰與說輟而畜道已成至九三良馬逐則畜極而散矣蓋小畜是以巽畜乾以一陰

畜三陽其畜也小而後故畜道要終而後成大畜是以艮畜乾以二陰畜三陽其畜也大而力故畜道即成於初終則極而散

矣又小畜一陰必資同體二陽之助而後能畜乾大畜二陰自能畜乾不待同體之助而同體一陽反為九三之應而畜道散

矣二卦之畜雖同而所以為畜則異若以其有大小強弱之分也○愚按畜有二義有止畜之畜有蓄畜之畜初之利已二之

說輟三之輿衛四之牯五之牙皆止畜之義也彖言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象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畜也

頤 震下 頤貞吉 觀頤自求口實 頤二外也口食物以

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 貞吉占者得貞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者也 潘氏曰頤者養也養正則吉也占者士

求則自得不能自得而有假於外則非其正矣 泉峯龍氏曰觀頤是觀其所養者如何自求口實所養之道在於反身自求不貴其求於人也觀頤是泛說自求口實是親切說本義所分道術之說似若可疑 愚按頤養之道以靜為吉動為凶故上三爻居及之體皆吉而下三爻居震之體皆凶觀頤靜以養也自求口實動以求養也觀頤德義之養也自求口實口體之奉也觀頤為上卦止之義自求口實為下卦震動之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

頤凶 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兒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

象也上為卦之主故稱我群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則失其所以為自養之道其凶宜矣 童溪王氏曰靈龜云者况初九有可貴之質也以請文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亦欲求養於上爾謂初也初有可貴之質不自重而求養於人故尔之我上也上以陽居一卦之上為頤之主故我之若泥於爻應而曰我四也則失之矣四陰也陰求養於陽之不暇安能養初乎 易氏曰上為一卦之主天下由之而養故以主爻稱我而謂初為尔 徐氏曰頤卦全體內柔外剛有龜象朵頤下動震象 愚謂初九居震之體不能安靜自養而志於動反欲求養於上是輕其在我而重其在物聖人所不取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於初則顛

求往於上則往而得凶 程子曰女不能自愛必從男陰不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能獨立必從陽二陰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祿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陽剛若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求養於丘則上非其應顛則拂經不獲其養尔妄求於上則則得凶也 潘氏曰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陽能自養其餘則待人以養者也以六居二柔順中正在他卦為吉在頤之時則陰虛不能自養下求於初則拂上求於上則凶无可行者也 新安胡氏曰二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多中故能顛拂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 求往於上則往而得凶 程子曰女不能自愛必從男陰不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能獨立必從陽二陰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祿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陽剛若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求養於丘則上非其應顛則拂經不獲其養尔妄求於上則則得凶也 潘氏曰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陽能自養其餘則待人以養者也以六居二柔順中正在他卦為吉在頤之時則陰虛不能自養下求於初則拂上求於上則凶无可行者也 新安胡氏曰二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多中故能顛拂

而亦吉者以初為正應也。愚按黃勉齋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故六二爻辭以顛顛為句，拂經于立，顛為句，審知是則諸爻皆取重於初而無賴於上九之由，頤矣。似不可從也。 **六二拂頤貞**

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於頤，雖貞亦凶，故其象占如此。程子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陰柔不中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真道，是以凶也。○項氏曰：拂頤，真三三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者，三之爻辭曰：拂頤，真凶。上九為頤之主，三為正應而反凶者，不正而動，故也。五亦不正，然性好止，故能居貞而言頤之不可不真如此。○徐氏曰：十者數之終，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矣。○泉峯龔氏曰：卦內言拂經者，二言拂頤者，一夫上所以養下，君所以養臣，理之常也。今二居上，反求養於初，五為君，反特養於上，皆拂其常理者也。故曰：拂經，上為頤之主，下皆由之以養三，與上為正應，宜得其養矣。然三不中正，居動體之極，是妄動以求養者也。頤貞則吉，妄動以求養則悖頤之正道矣。故曰：拂頤，拂經，猶可也。拂頤，甚矣。故凶。○愚按：拂頤，貞凶，程說為長，或曰：貞凶，謂貞固守此凶之道也，亦通。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 易成生一 六六六 欲逐逐无咎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之，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峯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沉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真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遙溪先正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遠則民資

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峯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沉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真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遙溪先正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遠則民資

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峯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沉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真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遙溪先正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遠則民資

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峯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沉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真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遙溪先正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遠則民資

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峯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沉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真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遙溪先正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遠則民資

之以為澤其道則過乎中者也故獨
其德則无所不至也故古利涉川
養於陽顯之上九一陽為主四陰由之以養也初九陽爻居在下卦自養可也如養人何故上九獨為由顯其四陰則隨文而有吉凶也。蔡氏曰顯養之道貴靜故震三爻皆凶艮三爻皆吉又剛能養柔柔不能養剛故柔爻皆求養乎剛者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
過盛故為大過上

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二五
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
象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童子
問曰卦辭言利有攸往象曰遯世无悶問也歐陽氏曰易非一
體之書卦不為一人而設大過棟橈敗之時可以大有為當物極
則反易為力之時故往則必亨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居
是時也往則利而亨不往則獨立不懼。語錄問大過棟橈是
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未弱
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
往乃亨也。童溪王氏曰四陽萃於中爻棟之象也然初六與
上六二爻俱陰則中雖剛強而兩端柔弱宜能勝此剛強之注

哉故為棟橈。愚謂卦之棟橈指全體而言爻之棟橈指九二
一爻而言也卦辭言亨而爻曰凶者亨不亨於棟橈亨於剛中
而利有攸往也初六借用白茅无咎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
攸往也

象占如此白
茅物之潔者
○易氏曰四陽在上履物者也夫履物為履履於物為藉初以
異體陰柔在下上承四陽故曰藉用白茅巽為白為草白茅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比初陰故其
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則生於上矣
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過則枯矣楊枯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
初老夫得女妻之象。潘氏曰枯楊而生稊老夫而得女妻皆
過其分矣然而陰陽相與所以利也。愚謂枯楊生稊陽而得
陰也老夫女妻九二得初六為配也枯楊取陽過象老夫女妻
又取枯楊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二
生稊象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
若也

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是以凶也。○司馬氏曰：八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而不得以得位為義。九三居陽復剛而在下體之上剛很強，復不可有輔，故曰棟橈凶。○張氏曰：三以剛居剛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二獨當之。九四棟隆吉，有他吝。○過故其象隆而不

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當大於柔矣，故又戒以有他則吝也。○童溪王氏曰：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則吉也。○童溪王氏曰：九三九四在中爻之中，譬之屋室，眾材咸集而棟則居中，也故皆有棟象。○新安胡氏曰：三四為棟，四在三上有棟隆之象。○泉峯龔氏曰：卦內言棟者三，彖之棟以其本末弱也。三之橈以其過剛不能勝其任也。四之隆以其不過剛能勝其任也。三之橈而凶，不問其他矣。四之隆而有他吝，以其應弱而致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又比過極之陰故。○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其象占皆與二反。○陰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梯則能復生。若上華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壯矣。於五无所賴，故反稱婦得。○愚謂：根生於下，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也。陽施於下，故生梯華生於上者，也。陽施於上，故生華。地才弱不足以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亦如此。○釋程楊氏曰：有志於過涉其志欲以濟難也。滅頂者其才不足，以濟也。古之人深厲淺揭，過涉滅頂可謂不知變矣。宜其凶矣。然謂之无咎者，蓋以其能殺身成仁故也。○蔡氏曰：涉以允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泉峯龔氏曰：大過過在四陽初上一陰本无過然初吉而上凶者，初當四陽大過之時，甘於為籍，謹慎如此，所以无咎。上居高乘陽，則陰亦退矣。故凶。○語錄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做得，故謂之大過。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之時，做大過底事，小過之時，做小過底事，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到這裏只得如此做。雖過於事而不過於理也。○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願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枯楊之象，上華下梯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上為過涉滅頂也。○新安胡氏曰：大小以陰陽

言過有過多之意然天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者自內而過者為主自外而過者為客亦內陽外陰之微意。泉峯龍巖氏曰大過以四陽過而得名故六爻之象皆以過為義也初之藉用白茅過乎畏慎者居卦之初其過也小上之過涉城頂過而受禍者居卦之終其過也矣二之老夫女妻五之老婦士夫皆為過以相與者然二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无不利五以陽居陽過而過者故无譽矣三以陽居陽亦過之過者故為棟橈之凶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故為棟隆之吉蓋大過本為陽過若復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 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曰陽實在中謂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不然則常在險中矣。項氏曰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於坎卦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故孔子於離曰繼明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申命兌曰麗澤義皆與三畫之卦不同也又曰九二九五在全卦之中為有孚為心亨為行有尚兩剛相繼出於險

易說卷之一

六二

中有不失其信而至於有亨之義若在各爻言之止為各能自守不陷於險中而已故二為小得五為耕既平皆无出險之功

此坎之六爻所以不能盡成卦之義也。丘氏曰身陷而心不陷故曰維心亨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矣 **初六習**

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險更已 坎甲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童溪王氏曰初以陰柔之才居坎

之疾其能出險乎是以凶也六二亦入于坎窞者止曰勿用未

如初之凶者以其在下階初而已然无才而不能出險則初與

三同也。易氏曰說文謂坎中更有坎曰窞言其險為尤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

小得 潘氏曰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自出

也。易氏曰二陷於險而能出乎險中然上求於九五而

自振而已是求小有得者也小謂二陰也 **六三來之坎坎**

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

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


集說

語錄曰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

也又曰險且枕枕便如枕頭之枕。童溪王氏曰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言進退皆險也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以不安之地為可安故入于坎窞其曰勿用蓋戒之以處險之道。張氏曰枕有倚藉之義初之坎窞下坎之下三之坎窞上坎之下也。易氏曰枕安也險而且枕安於所不安之地故與初皆入于坎窞。按王氏險且枕之說與本義不同其義亦通。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晁氏曰先儒讀樽酒

簋為一句或謂用缶為一句今從之或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第子職左執虛巨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居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至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  語錄曰樽酒簋二為一句自是陸德明說文如此注斷此曰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又曰終无咎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潘氏曰樽酒簋二用缶與損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艱難之時自問道而通於

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之時盡其誠心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若治平之時由間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泉峯龔氏曰坎卦四陰三爻皆凶而此爻獨得无咎者以其出下坎之上居得正位而又上承乎五也。愚謂坎以陽陷於陰為義而諸陰爻多凶蓋陽雖陷於陰而得中故彖言維心亨行有尚二曰求小得五曰无咎陰陷陽者也當坎之時然不免於自凶六四近承九五能以誠心結約資陽剛之助故異於諸爻而得无咎坎中說酒食九三見濡九五困九三反此爻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居尊位而其時亦將出矣故其象

占如  語錄曰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此不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他。○泉峯龔氏曰坎不盈祗既平者以水言之未盈而方平耳蓋盈則能出險未盈而方平是猶未能出險也然平則有盈之漸矣九五以陽剛中正之才雖在險中終必能出故有此象。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

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



程子曰上以陰柔居險陷之極故取牢獄為喻如係以徽

纆囚寘于叢棘之中不能出矣故至三歲之久不能免也叢棘如今之棘寺云。語錄曰與文去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

名曰虞氏曰初上兩爻凶同而情異初六在重坎之下陷于險者也上六居重坎之上為險者也當險之初則陷于險者受其凶及險之極則為險者凶必及之矣既係用微纆又實于叢棘亦重險之義他爻之險皆遇險而陷於其中上六之險則人設之以治罪入者故曰係曰實皆執治之辭。徐氏曰微纆叢棘皆坎象。愚謂上六居坎險之極宜有出險之理而爻象之凶如此蓋居重陰之極乘五之上无濟險之才亦終陷於險而已所謂高而必危行險而不可僥倖者也初以陷人終以自陷惡之不可作也如此可以為權臣之陷正人者。泉峯龍氏曰之戒易中陽爻吉而陰爻多於坎尤可見。習坎卦辭本以陽陷為義在爻辭則陰陽皆陷不以陽陷於陰為義矣二小得五既平是陽之陷猶可出初與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歲不得則陰之陷反為其甚矣易卦辭爻辭取義不同多如此。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程子曰離麗也明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語錄問離卦是陽。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

順之物否曰然。立曰曰離。附麗於陽利在真正乃能亨也又一體柔皆得中亦有能貞之義牛為順物而又牝焉柔之至者也坤利。馬取順而健行之義離畜牝牛取順而得正之義。愚按離。附麗之義則離字之音皆當作去聲讀作平聲者大无意義便如離別之離矣又按離有明義取其陽在外象火之為物內暗外明日之為物光彩天下離之。初九復錯然敬之无咎。以剛居下而處明體所以取象也。初九復錯然敬之无咎。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程子曰嗚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居矣戒占者宜如是也。下則欲進離性則炎上其履錯然幾於躁動然其才剛明若知敬慎。六二黃離元吉。黃中色素麗可不輕進則不至於有咎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吉而不可謂之元。九三曰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吉而不可謂之元。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

老至之嗟凶

以自樂則不能自慶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語錄曰九三居下體之終乃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特故為日昃之離以理言之盛則必衰始必有終常用之器也

其之離以理言之盛則必衰始必有終常用之器也

能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羣為嗟憂為凶也。語錄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憂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爾。建安張氏曰離為日以三畫之離言之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至九四則上離繼之故為重明之象。泉峯龔氏曰鼓在而歌九四突互體兌說象大羣之嗟兌說之反六五出涕成嗟同九四突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程

繼明之初剛躁而不中正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又承六五陰柔之君有剛強凌瀲之勢氣酸如焚故曰焚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言凶。語錄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意故曰突如其來如離為火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誠齋楊氏曰九四乘群下之上逼近君之地席重火之氣故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然進无所容必至於若燼而死若灰而棄也。童溪王氏曰離為日為火九三曰日昃之離此取日以為義也九四曰焚如又取火以為義也。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

後得吉戒占 集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之德無以柔居上无助者宜如是也 猶 懼之勢也惟其明也

故能憂懼至於出涕成嗟能忘其七 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 知危則吉。蔡氏曰坎離之時用在中二 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當位而 上不當位故二為勝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

而剛不濫无咎之道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則明也故其象占如此 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用是以辨邪惡行征伐則有嘉美之功折取其醜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書曰鐵厥渠魁脅從罔治。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周官司 泉峯龔氏曰離為火體陰馬之職列於夏官蓋有以也 而用陽其性炎上故初不履結然四云突如其來如皆志乎上進者也二居位中正故為黃離无咎五中而不正故僅以憂懼而獲吉三居內卦之中鼓

正而歌自更之道也上居外卦之終出征折首治人之事也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於九三言之亦離之上爻信離為兵戈也 語錄曰坎象為水水休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極

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

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李子思曰坎者陰中之陽離者陽中之陰中實者坎之月中虛者離之用。○易氏曰乾居坤中為坎故坎居正北而乾居西北坤居乾中為離故離居正南而坤居西南有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立氏曰坎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上下皆坎二五皆陰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太深故上坎為安離以一陰而覆乎二陽上下皆離二五皆陽然離之性上上離則安上太過故下離為安。○愚謂坎為水乃是橫放水字故其象六如此離為火乃是橫放火字故其象三如此至周子太極圖則又是豎起坎離二卦合成故其象☵如此是則坎離二卦以其屬而言則為水為火以其象而言則陰根陽陽根陰乾交於坤坤交於乾乾坤相交之義見矣以其體而言則坎陽而離陰以其用而言則離陽而坎陰也此聖人置坎離於上經之終其乾坤相交之微意與學易者之所當知也

周易本義集說上經卷終

